

现代庄子的凯旋

— 论高行健的大逍遥精神

[美國]刘剑梅*

— 目 录 —

- (一) 《灵山》：内心的自由象征
- (二) 《逍遥如鸟》：“逍遥游”的现代表述
- (三) 《游神与玄思》：大自在主体的天马行空

八十年代出现了庄子精神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回归现象，这一回归最大的结果，就是文学创作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消减，文学重新返回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也可以说，是从“人的政治化”返回“人的自然化”。汪曾祺小说中所描述的“市井中的庄子”追求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际自然关系，这种纯朴的人际关系不被外界的商业气息和政治理念所左右，跟庄子所讲究的“自然”相通；韩少功早期的作品《爸爸爸》嘲讽的是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病态二极思维，从哲学上说，支持韩少功的是禅的“不二法门”和庄子的齐物论，但他本质上还是延续了鲁迅的入世的批判精神，看到更多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后，他就完全回归到“人与自然”的最原始的和谐关系中；阿城的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在政治高压下的庄子”，这些庄子们本是“自然人”，他们即使生活在极其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也通过保持“人的自然化”而达到自由境界和持守清高的人格。这三位作家的作品都体现了道家“回归自然”的思路。

然而，汪曾祺、阿城、韩少功这种“回归自然”的思路仍然是一种“消极自

* 美国马里兰大学东亚系教授

由”，并非“积极自由”，而他们宣传的“寻根”也不是一种普世概念。就汪曾祺、阿城而言，他们的寻根，重心在于恢复汉语的语言魅力，也就是扫除欧化痕迹，恢复汉语自然流畅的韵味，这并不是从哲学上探索庄子的本真精神。可以断言，这几位优秀作家并未在思想史层面上认识到庄子的伟大真谛，即没有认识到庄子乃是中国开创逍遥精神即大自由、大自在精神的第一位伟大先锋，这一点，最后由高行健来完成。所以我要说，高行健的成功，乃是现代庄子的凯旋。

（一）《灵山》：内心的自由象征

高行健的《灵山》创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这部小说从创作技巧上说，是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的新文体尝试；而从精神内涵而言，它则是一部大文化小说。这部作品的文化理念非常清楚。它呈现的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外的四种文化：士人的隐逸文化；道家的自然文化；禅宗的感悟文化；失传的民间文化。四种文化血脉相通，通就通在：首先它们都是非官方文化，都拒绝专制，既不接受专制的束缚，更不为专制唱颂歌；其次它们都更重视个体生命，都寻求更广阔的个人空间。正是因为不被“主流”理念所束缚，所以从根本上说，四种文化的内核，乃是庄子那种张扬个体高飞、个人逍遥的大自由文化。

跟汪曾祺、韩少功、阿城一样，高行健在《灵山》中也非常关注“自然”，他不仅关注“外自然”，还关注了“内自然”。高行健创作的“自然生态保护”主题早在话剧《野人》（八十年代）中就已充分展现，《灵山》中更有大段的文字书写原始森林和原始生态。他一再批评现代人对大自然的掠夺，主人公“我”所看到的原始森林都被贪婪的现代人砍伐得所剩无几。到处卖虎骨酒，其实老虎早被消灭了。主人公“我”对在三峡上兴建水库也表示质疑，认为那会破坏长江流域的整个生态。面对现代人对自然的破坏，“我”感到痛心并感叹道：“两千多年前的庄子早就说过，有用之材夭于斧斤，无用之材方为大祥。而今人较古人更

为贪婪。赫胥黎的进化论也值得怀疑。”¹⁾但是在这种大破坏面前，高行健无能为力，深知自己无法阻止人类的贪婪本性和破坏性的“革命”潮流，无法“救世”，至多只能“自救”。他在《没有主义》中说：“救国救民如果不先救人，最终不沦为谎言，至少也是空话。要紧的还是救人自己。一个偌大的民族与国家，人尚不能自救，又如何救得了民族与国家？所以，更为切实的不如自救。”²⁾在这种“自救”的清明意识下，高行健不仅展开了“外自然”的旅游，而且展开了“内自然”的旅游。《灵山》实际上是一部内心《西游记》。小说中的我分为“你、我、他”，千变万化，像自由的孙悟空。高行健寻找灵山的过程，乃是内心解脱的过程，走出精神囚牢的过程，即内心摆脱被外物所役、回归自由逍遥的过程。他在都市繁华之地，活像精神囚徒。而来到西南的蛮荒之地，或在原始森林中，倒是得了大自在。

《灵山》这部小说共写了81节，暗示历经81波。整个西遊的过程，是内心对话的过程，也是寻找“灵山”的过程。“灵山”的隐喻内涵、象征意蕴是什么？作者最后找到灵山了没有？通读《灵山》，感悟《灵山》，我们可以明白：“灵山”在内不在外，灵山所象征的精神乃是内心大自由的精神。灵山可以阐释为菩萨山，也可以阐释为逍遥山、自由山，自在山。灵山的结尾是一只青蛙一眨一眨的眼睛，作者没有写出答案，他让读者去体悟。我们能体悟到的是：灵山并非外在的上帝，而是内在的自由心灵。刘再复在《高行健论》中写道：“灵山原来就是心中的那点幽光。灵山大得如同宇宙，也小得如同心中的一点幽光，人的一切都是被这点不熄的幽光所决定的。人生最难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在无数艰难困苦的攻击中仍然守住这点幽光，这点不被世俗功利所玷污的良知的光明和生命的意识。有了这点幽光，就有了灵山。”³⁾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灵山便是内心的觉悟。内心觉悟到自由便是找到了灵山，内心不觉悟，便永远找不到自由，也找不到灵山。自由完全是自给的，不是他人给的，也不是上帝赐予的。换句话说，通往灵山之路即通往自由之路，要靠自己寻找，自己去走

1) 高行健：《灵山》，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349页。

2) 高行健：《没有主义》，台北：联经，2001年版，第20-21页。

3) 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2004年，第173页。

出来，而不是靠他人指点“迷津”。第76回有一段“他”问一位拄着拐杖穿着长袍的长者“灵山在哪里？”

老者闭目凝神。

“您老人家不是说在河那边？”他不得不再问一遍。“可我已经到了河这边——”

“那，就在河那边，”老者不耐烦打断。

“如果以乌伊镇定位？”

“那就还在河那边。”

“可我已经从乌伊镇过到河这边来了，您说的河那边是不是应该算河这边呢！”

“你是不是要去灵山？”

“正是。”

“那就在河那边。”

“老人家您不是在讲玄学吧？”

老者一本正经，说：

“你是不是问路？”

他说是的。

“那就已经告诉你了。”⁴⁾

这段情节有点“玄”乎，但不是故弄玄虚，它让读者去领悟玄外之音，这就是说，别向他人问路，通往灵山的路就在自己心中，就在自己的“觉悟”里。“河那边”是彼岸还是此岸？老者并没有给予确切的答案，他把答案留给问路者自己。其实，高行健通过老者的禅语告诉我们，灵山并不在此岸彼岸，也无法靠别人指点。灵山就在于内心的彻悟，自由来自于自身的意识。正如佛不是在山林寺庙里，而在自己的本心中。在第64回中，他写道：“他突然觉得他丢去了一切责任，得到了解脱，他终于自由了，这自由原来竟来自他自己，他可以一切从头做起，像一个赤条条的婴儿，掉进澡盆里，蹬着小腿，率性哭喊，让世界听见他自己的声音……”⁵⁾唯有回到本真本然，抛弃外界的一切束缚，才能获得大自在和大自由，而这一理念也与高行健一贯的文学理念完全相通，就像他

4) 高行健：《灵山》，香港：天地，2000年版，第458页。

5) 高行健：《灵山》，香港：天地，2000年版，第391页。

所写的：“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来自你内心的需要……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心中，就看你用不用。”⁶⁾可见，高行健的“灵山”真理乃是“打开心灵的大门，把‘佛’请出来，把自由请出来”的真理，⁷⁾这种大彻大悟冲破一切外界的限制，穿越了世俗价值体系所设置的障碍，最接近庄子大逍遥的精神。

(二) 《逍遥如鸟》：“逍遥游”的现代表述

庄子在《逍遥游》中所体现的精神，乃是个体精神飞扬的精神，即不被现实世界的各种“小知”、各种既定观念所限定的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到高行健的每部作品，渗透到《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渗透到他的所有戏剧作品。为了阐释的方便，我不想解读他的长篇小说和戏剧，仅用他的诗为例，加以说明。高行健在2009年所写的诗《逍遥如鸟》，便是一首现代“逍遥游”，仅此题目，就知道他张扬的乃是如大鹏的逍遥精神，即大自由精神。旅居法国的张寅德教授认为这首诗“不能不说是庄子的鲲鹏寓言一种直接的借鉴和改写。高行健用浓缩的现代语言诗化了大鹏振翅扶摇，遨游千里的意境，同时点出了‘游’这一主题在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⁸⁾的确，高行健的《逍遥如鸟》，正是表现大逍遥即大自由的庄子精神。他把逃亡和自我边缘化等看似消极的人生走向，通过大鹏展翅逍遥的意象，化作积极自由的精神张扬出来。

在《逍遥如鸟》的开篇中，他如此写道：

你若是鸟/仅仅是只鸟/迎风即起/眼睁睁俯视/暗中混沌的人生/

6) 高行健：《没有主义》，台北：联经，2001年版，第351页。

7) 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2004年，第175页。

8) 张寅德：《高行健之逍遥：〈山海经〉与〈逍遥如鸟〉浅论》，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飞越泥沼于/烦恼之上/听风展翅/这夜行毫无目的/自在而逍遥/
盤旋環顧/或徑直如梭/都隨心所欲/何必再回去收拾/滿地的瑣碎/
既無約束/也無顧慮/更無怨恨/往昔的重負/一旦解除/自由便無所不在/
回旋凌空/猛然俯衝/隨即掠地滑行/都好生盡興/
沉沉大地/竟跟隨你搖曳/時而起伏/時而豎立/那地平綫/本遙不可及/頓時消
失了/一個個奇景/全出乎意料/
雲或是霧/一掠而過/微光和晨曦/盡收眼底/
群山移動/一個湖泊在旋轉/猶如思緒/你優游在/海與曠漠之間/晝與
夜交匯處⁹⁾

这只迎风即起的鸟如同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笔下的大鹏扶摇展翅，如天马行空，气势磅礴，是逍遥精神的象征；而高行健笔下的大鸟也一样，实现了庄子“不将不迎”的大自在（“将”是过去，“迎”是未来。）高行健既放下了往昔的重负，又不制造新的幻相，更不就范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教条牢笼。“何必再回去收拾/滿地的瑣碎/既無約束/也無顧慮/更無怨恨/往昔的重負/一旦解除/自由便無所不在”。高行健说：“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的自由总也受到生存条件的种种限制，除了政治的压力、社会的约束，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的、伦理的制约，乃至心理的困惑，这困境或多或少，确实人有生以来谁也难以避免的。而自由从来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再说谁也赏赐不了。”¹⁰⁾这只大鸟除去了外部强加给个人的种种政治、社会、经济、伦理、感情的约束，随心所欲地穿越云与雾，微光与晨曦，

9)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10) 高行健：《自由与文学》，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群山与湖泊，海与广漠，日与夜，在天地间任意翱翔，“好生尽兴”，把所有大自然的美丽尽收眼底，达到了“外游”的自由的极致和大逍遥的“至乐”。

在诗中，大鹏的“外游”很快就转换成了高行健“内心的逍遥游”或称“神游”，高行健的诗继续写道：

偌大一隻慧眼/引導你前去/未知之境/
憑這目光/你便如鳥/從冥想中升騰/消解詞語的困頓/想像都難抵以抵達/那
模糊依稀之處/霎時間在眼前/一一浮現/玄思的意境/無遠無近/也沒有止盡/
清晰而光明/

明晃晃一片光亮/空如同滿/令永恒與瞬間交融/時光透明/而若干陰影與裂痕/
從中涌現某種遺忘¹¹⁾

庄子在《逍遥游》中，谈到神游，也谈到“有待”与“无待”：“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列子还是“有待”的，因为他需要依靠外在的风，依赖外界的力量，还不能自主而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乘着天地发展的正道，而顺着六气的变化，那么就是顺着自然，本于自然，所以就无所待了。至人、神人、圣人可以做到对外物无所待，不受外物的限制。高行健在《逍遥如鸟》中，也同样从外游转为内游，并借助禅宗的觉与悟，展开了内心的神游，如同逍遥“鸟”一样，“从冥想中升腾”，其感悟和玄思“无远无近”，“没有止境”，不受概念的制约，连“想象都难以抵达”。这种靠“觉”的力量在瞬间直上的“无待”境界，不借助任何外力，但境界清晰而高远，不仅没有空间的止境，也没有时间的止境，“令永恒与瞬间交融”，“而若干陰影與裂痕/從中涌現某種遺忘”，这里所提到的“遗忘”也与庄子所讲的“忘却”有关，这是忘我，或称“吾丧我”，唯有如此，才能达到与万物合一的大自由境界。正如钱穆所说的：“丧

11)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我即坐忘也。坐忘即喪其心知之謂也。喪其心知，則物我不相為耦，而後乃始得同于大通，而游乎天地之一氣矣。此則莊子理想人生之最高境界也。”¹²⁾ 這裡，高行健通過“坐忘”來尋求內心的“一片光亮”和“透明”。這種澄明境界乃是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高行健把莊子的逍遙精神推向最高境界的同時，卻寫下清醒的詩句：

你重又暗中徘徊
清楚的只是
你畢竟不是鳥
也解不脫
這無所不在
總糾纏不息
日常的紛擾¹³⁾

這几句詩，非常重要。高行健一面高揚莊子精神，一面又與莊子區別開來。最根本的區別是莊子在表現個體自由精神時，並未面對個人的實際生存處境和自我在社會關係網中的種種困境，而高行健則給予正視與面對，因此，他才明白地說，人畢竟不是大鵬，人不得不生活在無所不在的、糾纏不息的日常紛擾中。而在這種無所不在的政治領域和 interpersonal 關係中，人根本沒有自由。換句話說，在此沉重的現實關係中，大鵬根本沒有展翅高飛、任意逍遙的自由。正因為正視、面對這一處境，高行健強調地說明了兩個要點：

第1、莊子的大逍遙即大自由精神並不存在於現實世界，它只存在於精神價值創造領域中，尤其是文學創造領域中。

第2、即使在精神價值創造中，也必須承認一個前提，即承認人是“脆弱人”，而不是尼采所說的“超人”。只有這樣，文學創作才能寫出真實的人。

12) 錢穆：《莊老通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287頁。

13) 高行健：《高行健詩歌集》，台北：聯經，2012年即將出版。

从这里可以看出，高行健在接受庄子的大自由精神时，并不完全接受其“大浪漫，”他在大自由精神里放了一点“清醒意识”。正是这一点，高行健又与庄子不同。庄子拥有“至人”、“真人”、“神人”、“圣人”等人格理想，而高行健没有。高行健一再强调的是，作家诗人偕要清醒地明了自己的角色，那就要放弃充当“世界救主”、“正义化身”、“社会良心”等妄念，也扫除“超人”、“至人”、“神人”、“圣人”等妄念。在高行健看来，只有放下这种妄念，才有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行健比庄子还彻底，他实际上是对庄子说，唯有放下充当“至人”、“神人”、“圣人”这些妄念，才可能如大鹏展翅，如天马行空，才有大自由与大自在。

把握高行健这两个前提，我们就会明白高行健为什么一面张扬庄子的大鹏精神，一方面又不断地批判尼采。他对尼采的批判是一贯的，而其批判的思想重心是说：确立自我主体精神并不等于自我膨胀，自我颠狂，把自己视为救世主。他如此批判尼采：

尼采宣告的那个超人，给二十世纪的艺术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艺术家一旦自认为超人，便开始发疯，那无限膨胀的自我变成了盲目失控的暴力，艺术的革命家大抵就这样来的。然而，艺术家其实跟常人一样脆弱，承担不了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也不可能救世。¹⁴⁾

高行健在张扬庄子的大逍遥大自由精神的同时提出“人乃脆弱人”这一重要理念。这是一种巨大的清醒、清明意识。高行健拥有这份意识，所以他才相应地提出“回归脆弱人”的主张，质疑“大写人”的习惯性理念。高行健这一思路，又是得益于中国文化中的另一巨大资源——禅宗，尤其是禅宗六祖慧能。高行健创作过《八月雪》这出著名的戏剧，这部戏的故事是慧能的故事，这部戏的主题乃是摆脱各种权力关系而得大自在，其精神与庄子相通。但是，高行健又把握了禅与庄的根本区别，因此，他在取其相通点（大自由）之后又扬弃庄子的“至人”、“神人”、“圣人”等妄念，而接纳慧能“回到平常心”的伟大思想，所以他

14) 高行健：《另一种美学》，台北：联经，2001年，第10页。

才一再强调，作家诗人倘若要获得大自由，一定要放下充当“救世主”等各种妄念，也要放下“改造世界”的乌托邦幻想。对于作家诗人，重要的不是当导师、当旗帜、当鼓手，而是首先正视自己的人性弱点，正视自我的地狱。相应地，也不要无限膨胀文学的社会功能，以为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在他看来，文学只要能见证人性、见证历史、见证人的生存条件就可以了。

现实世界没有自由，只有精神创造领域才有自由，所以作家诗人就得自己创造一个心灵可以存放之地，一个如大鹏驰骋天地后可以棲息的地方，张寅德教授指出“这种棲息状态其实与浪迹天涯与生俱来，相辅相成的。”¹⁵⁾在《逍遥如鸟》的后半部，高行健自己寻找的棲息之地是一个“避风港”。这个“避风港”，“既非天堂，也非地狱”，而是一个“隐匿之地”，一片“净土”，一片“圣地”，一个生命的最后归宿，一个可以逃离世事纷争而找到心灵平静的地方。面对生命的衰弱，曾经像大鸟一样自由翱翔的他拥有的是一个人的自尊：“你可曾見過/一隻老鳥/衰弱不堪/惶恐不安/淒淒慘慘/哀怨/哭泣/乞求/苟延殘喘？”找到一个“避风港”，一个隐匿的去处，他只是想回归到一个“脆弱的人”，正因为有了这种自审、自明、自度的意识，他面对死亡也是帶着一种从容的平常心：“是鳥都知道/優游了一生/時間來臨/便徑自奉上/作为祭品/是鳥都找好/隱匿之地/垂危之際/靜靜等候/生命消逝/這聖地莫不/也是你的歸宿/又在何處？”¹⁶⁾这种平常心让这位如鸟的诗人最终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由。这种自由包括生的自由，也包括死的自由。任何外部的力量，包括上帝的巨手都无法拨弄他，左右他。这种自由人能平静地面对世事沧桑，也能平静地面对生与死。

15) 张寅德：《高行健之逍遥：《山海经》与《逍遥如鸟》浅论》，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16)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三) 《游神与玄思》：大自在主体的天马行空

在高行健的另一首诗《游神与玄思》中，他采用“你”和“我”的人称来表现同一个主人公，而这个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跟《灵山》中的由“你”、“我”、“他”来表达的主人公几乎是同样的一个人，也可以说，这个人就是高行健自己的多重主体的体现。只不过这一次在《游神与玄思》中，“你”是故事的主角，而“我”只是对“你”进行叩问和调侃，这个过程跟《灵山》一样，“是‘自审’的过程，也是‘自救’的过程，更是自己赐予自己‘大自由’的过程。”¹⁷⁾在诗歌的开篇中，“你”就像《灵山》中的主人公，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接近死神了，后来发现上帝又放了他一码，让他重新得到自由。这段经历让他有了新的看待世界的视角：“離人寰甚遠/方才贏得這份清明/啊，偌大的自在！/你俯視人世/芸芸衆生/紛紛擾擾/一片混沌/竄來竄去/全然不知/那隱形的大手/時不時暗中撥弄。”¹⁸⁾这一“俯视”的姿态，很像大鸟飞翔在空中，是典型的大鸟的视野——“离人寰甚远”，跟尘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并因此而“赢得这份清明”，得到“偌大的自在”，而看着还没有解脱于世俗束缚的人们还被一只“隐形的大手”“暗中拨弄”，不得自由。

既然得到了这一大自在，他就绝不在留恋那曾经束缚过他的任何世俗理念，而是选择自己的路：

要知道
你好不容易從泥沼爬出來
何必去清理身後那攤污泥
且讓爛泥歸泥沼
身後的呱噪去鼓噪
只要生命未到盡頭
儘管一步一步
走自己的路。¹⁹⁾

17) 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2004年，第189页。

18)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19)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从以上简要的分析中，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高行健的思想系统中，“逃亡”这一“范畴”对他如此重要。人不仅生活在社会所形成的各种精神地狱中，也生存在自我的地狱中。从他人构成的地狱中逃亡难，从自我的地狱中逃亡更难。他说过：“个人面对席卷一切的时代狂潮，不管是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或法西斯主义发动的战争，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逃亡，而且还得在灾难到来之前便已清醒认识到。逃亡也即自救，而更难以逃出的又恐怕还是自我内心的阴影，对自己倘若没有足够清醒的认知，没准就先葬送在自我的地狱中，至死也不见天日。”²⁰⁾高行健实际上把庄子和禅宗倡导的与世俗世界疏离的隐逸方式阐释成了他自己的逃亡方式。²¹⁾他说：“古之隐士或佯狂卖傻均属逃亡，也是求得生存的方式，皆不得已而为之。现代社会也未必文明多少，照样杀人，且花样更多。所谓检讨便是一种。倘不肯检讨，又不肯随俗，只有沉默。而沉默也是自杀，一种精神上的自杀。不肯被杀与自杀者，还是只有逃亡。逃亡实在是古今自救的唯一方式。”²²⁾他的戏剧《逃亡》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所以会高举“逃亡”的旗帜，就因为追求大自由。如上所说，他比庄子更清醒地面对个人的现实处境，看到政治、经济（市场）、伦理、人际关系等各种现实领域没有自由的可能，那么，他只能从这些领域中“逃亡”，只能逃出这些领域所构筑的罗网而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象牙塔”，一个可以让自己充分畅想、冥思的“避风港”，一个可以存放心灵自由的净土，一个可以尽兴与驰骋的“伊甸园”。用精神创造的“伊甸园”取代“他人的地狱”和“自我的地狱”。逃亡之后仍然有心灵存放之所和心灵大放光彩之所，这便是高行健的“自救”。在《游神与玄思》中，他写道：

你不妨再造
一个失重的自然

20) 高行健：《自由与文学》，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21) 参见刘再复：《高行健的自由原理》，林岗：《通往自由的美学》，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22) 高行健：《没有主义》，台北：联经，2001年版，第19-20页。

心中的伊甸園
可以任你優游
由你盡興²³⁾

再造一个自然，再造一个心中的伊甸园，只能在自身的内宇宙中。再造外自然是妄念，再造内自然则是一种可能。这种再造，不是改造现实世界的那种乌托邦妄念，而是内心自由创造的能动性。文学领域之所以是最自由的领域，就是它提供了这种创造的形式。作家、诗人去掉外在的各种妄念，拒绝充当“超人”似的疯子，也拒绝各种乌托邦，却可以在内心的伊甸园中充分逍遥、充分优游，充分“再造”。于是，在这个心中的伊甸园，“你”是自在而丰富的，不再惧怕上帝——“上帝成了一隻青蛙/就不那麼凶狠/睜大眼睛不說話/而上帝不開口/也不那麼可怕”，也不再惧怕魔鬼——“魔鬼便坐在你對面/同你討論人性之惡/和人的醜陋”，²⁴⁾一切都在自我的掌握之中，上帝和魔鬼都无法控制“你”的神游与玄思，而这一切神游最终还是回到了审美精神：“不如回到性靈所在/重建內心的造化/率性畫上個圓圈/再後退一步/將生存轉化為關注/睜開另一隻慧眼/把對象作為審美。”²⁵⁾刘再复曾说：“高行健是最具文学状态的人”。“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²⁶⁾只有文学才能赋予作家真正的自由，所以文学一定要摆脱政治功利和市场法则——这恰恰也是庄子逍遥的精神。可以说，高行健所坚持的纯粹的文学精神最接近庄子的艺术精神。²⁷⁾高行健其实点明了一条当作文学最可行的“逍遥之鸟”的大自由之路。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精神之路，也是诗人作家最可引为自豪的路。

23)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24)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25)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26) 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2004年，第40页。

27) 徐复观说：“而庄子所把握的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庄子本无意于今日之所谓艺术；但顺庄子之心所流露而出者，自然是艺术精神，自然成就其艺术的人生，也由此可以成就最高的艺术。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高行健在《游神与玄思》中，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游人、优人、悠人、幽人”，指涉的正是他的“逃亡美学”之路和他的大自由的生命状态。

“你一個游人/無牽無挂/沒有家人/沒有故鄉/無所謂祖國/滿 世界游蕩/你
沒有家族/更無門第/也無身份/孑然一身/倒更像人”

“你如風無形/無聲如影/無所不在”

“你/僅僅是一個指稱/一旦提及/霎時面對面/便在鏡子裏邊”

“啊你/一個優人/嘻嘻哈哈/調笑這世界/游戲人生/全不當真”

“哦，你/一個悠人/悠哉游哉/無所事事/一無執著/無可無不可”

“嘿，你/好一個幽人/在社會邊緣/人際之間/那種種計較/概 不沾邊”²⁸⁾

“游人、优人、悠人、幽人”都围绕着一个“游”字——或优游世界，或游戏人生，或悠哉游哉，或游荡在社会的边缘，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中最能够呈现庄子的逍遥游精神的人。徐复观曾说，“能游的人，实即艺术精神呈现出来的人，亦即是艺术化了的人。‘游’之一字，贯穿于《庄子》一书之中，正是因为这种原因。”²⁹⁾所以，高行健所认同的“游人、优人、悠人、幽人”与世俗社会拉开距离，没有祖国，没有家园，处于社会的边缘，无用于社会，不被社会所拘束，

28)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29) 徐复观曾经引用西勒谈游戏的观点来论证庄子的“游”之重要性，他写道：“达尔文、斯宾塞，是从生物学上提出此一主张，讲人与动物的游戏作同样的看待。而西勒(J. C. F. Schiller, 1759-1805) 则与之相反，认为‘只有在完全的意味上算得是人的时候，才有游戏；只有在游戏的时候，才算得是人。’欲将一般的游戏与艺术精神划一境界线，恐怕只有在要求表现自由的自觉上，才有高度与深度之不同；但其摆脱实用与求知的束缚以得到自由，因而得到快感时，则二者可说正是发自同一的精神状态。而西勒的观点，更与庄子对游的观点，非常接近。庄子之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可以说都是能游的人。能游的人，实即艺术精神呈现出来的人，亦即是艺术化了的人。‘游’之一字，贯穿于《庄子》一书之中，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游戏人生，嬉笑世界，优游自在，全无拘束——正是徐复观所阐释的庄子的艺术精神的立场，只有认同这一立场，内在的艺术精神才有可能高高地飞扬。

如果脆弱的我终将离开人世，只是人间的一个“过客”，那么唯有在文学艺术中自由自在优游的“你”才有可能获得“瞬间的永恒”，所以，高行健写道“你/一團意識/清晰而澄明/而我混沌之際/霎時間/便離我而去”，“你/說來便來/毫不含糊/說去便去/更無猶豫”，“你/說有便有/說無便無/超越生命的短暫”，“你/無生無死/不生不滅”，“你/看不見的光/聽不見的聲音/可近可遠/咫尺到無限”，“你永恒/而我/不過是個過客。”即使“你”已经七十岁了，跟常人一样抗拒不了死亡，但是“你”所做的无为之游——这种充满了“游”的艺术精神，可以上升为一种永恒的美学态度和一种灵魂之美。就像庄子的鲲鹏寓言一样，高行健的“优游”最后也可以作为一个永久的寓言和隐喻保持下来。在《游神与玄思》的结尾，他又一次强调“游”的美学：“你抗拒不了死亡/只是同死神一再周旋/以游戲延緩他的來臨”，“猶如無主的影子/在這世上游蕩/又像一個隱喻/或一則寓言。”³⁰⁾这种不带任何目的的无为之游以及充满艺术精神的游戏姿态可以说是庄子鲲鹏寓言的现代版本。

从“回归自然”走向“再造自然”，从逃亡到建构，这便是真正的高行健，这便是超越汪曾祺、阿城、韩少功的高行健，也正是超越尼采、超越后现代主义的高行健。他曾说过：

生存困境同自由意志的冲突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个人如何超越环境，而非由环境所决定，从古希腊的戏剧到现代小说的先驱卡夫卡，这种抗争引发的悲剧与喜剧乃至荒诞，也只能诉诸审美，却是作家可以做到的。人有所能有所不能，人抗拒不了命运，却可以把经验与感受通过审美便成为文学艺术作品，甚至流传后世，从而既超越现实的困境，又超越时代。因而，只有在纯粹精神的领域里，人才可能拥有充分的自由。文学也只有摆脱现实的功利，才可能赢得文学的独立自主，从政治功利和市场法则中解脱出来的文学这才回归文学的初衷。³¹⁾

30)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2000年，高行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学院给予的评语是他为中国小说和中国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高行健的创作的确实具有巨大的原创性。而他原创，正是得益于西方作家所没有的思想资源，这就是庄子、老子、慧能等先辈提供的中国文化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庄子的逍遥精神是个关键。所以我说，高行健的成功，乃是庄子的凯旋。二十世纪中，庄子经受了改造，经受了变形，经受了审判，经受了论辩，最后他化为蝴蝶，飞到高行健身上，促成了一个拥有高度精神自由的作家的诞生。应当说，这是中国文学的光荣。而在这种光荣中，庄子也有一份功勋。庄子的现代命运虽然坎坷，但最后的结局是美丽的。

31) 高行健：《自由与文学》，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参考书目

- 高行健：《灵山》，香港：天地，2000年。
- 高行健：《没有主义》，台北：联经，2001年。
- 高行健：《另一种美学》，台北：联经，2001年。
- 高行健：《自由与文学》，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 高行健：《高行健诗歌集》，台北：联经，2012年即将出版。
- 刘再复：《高行健论》，台北：联经，2004年。
- 刘再复：《高行健的自由原理》，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 林岗：《通往自由的美学》，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 钱穆：《庄老通辩》，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张寅德：《高行健之逍遥：〈山海经〉与〈逍遥如鸟〉浅论》，德国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高行健学术研讨会：“Gao Xingjian: Freedom, Fate, and Prognostication,” October 24-27, 2011, in University of Erlangen.

<Abstract>

The triumph of a modern Zhuangzi

Liu, Jianmei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ao Xingjian, the 2000 Nobel Prize laureate in literature, has brought Zhuangzi's spirit of absolute liberation and freedom to the highest level by writing the novel *Soul Mountain* and the poem "As Free as Bird." Gao Xingjian insinuates that the soul mountain is not external, but internal. Only through inner awakening can one find the soul mountain. That is to say, freedom is not bestowed by others, but is self-given. Freedom hides in everyone's heart and only by relying on oneself can it be discovered. Gao Xingjian's spirit of self-salvation is deeply linked with Zhuangzi's spirit. Not only does Gao Xingjian go back to nature, like other contemporary writers such as Han Shaogong, Ah Cheng, and Yan Lianke, he also re-creates a nature, and realizes that literature carries the possibility of recreating such a nature. In reality there is no freedom: only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can writers transcend all kinds of restrictions, and gain the life of spontaneity, freedom, and joy. Therefore, Gao Xingjian's triumph is the triumph of a modern Zhuangzi.

Key Words : Gao Xingjian, Zhuangzi, Liberation, Freedom, Zen Buddhism, self-salvation, transcendence.

투 고 일 : 2012. 1. 10. / 심 사 일 : 2012. 1. 20. ~ 2012.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2. 17.